

李丹梦 著

# “文学豫军”的主体精神图像

## 关于农民叙事伦理学的探讨

春风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学豫军"的主体精神图像——关于农民叙事伦理学的探讨》是一部富有前瞻性和理论勇气的学术专著。作者对"文学豫军"的整体研究超越了简单的地域学概念，力图从对一个地方群体作家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当下文学的普遍性问题。

本书对"文学豫军"精神图像的整体勾勒准确而有思辨性，它突破了"乡土文学"、"民间"理论使用中的误区和教条化倾向，从主体层面切入河南作家的精神内核，在主体与"民间"理论关系的阐释上颇有新意。而"农民叙事伦理学"理论的提出，也显示了作者出色的理论思维能力。它从更本质的意义上揭示了农民作家的道德体系和伦理体系，不仅卓有成效地解释了"文学豫军"的魅力及其存在的问题，对中国文学的相关研究建立新的学术途径也具有启发意义。

全书由面及点，由点及面，理论概括和作品分析相结合，尤其在对作家个体的深入解剖方面用力很深。书中流贯着对"文学豫军"及其所代表的当代文学中的某种倾向的深切关注与批判精神，显示了极强的文学理解力和理论洞穿力，代表了作家个体研究的最前沿水平。



ISBN 7-5313-3118-7

9 787531 331186 >

ISBN 7-5313-3118-7
定价：26.00元



# “文学豫军”的主体精神图像

## 关于农民叙事伦理学的探讨

李丹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豫军"的主体精神图像——关于农民叙事伦理学的探讨/李丹梦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8
ISBN 7-5313-3118-7
Ⅰ.文… Ⅱ.李… Ⅲ.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Ⅳ.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1130 号

"文学豫军"的主体精神图像——关于农民叙事伦理学的探讨

**责任编辑** 王 平
**责任校对** 陈 杰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主页** chinachunfeng.net
Email:qingchun2003@sohu.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北京蓝海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50mm×230mm
**字数** 158 千字
**印张** 13.75
**印数** 1-8 000 册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9022877

## 作者简介

李丹梦：女，生于70年代，祖籍成都，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出版社副社长。曾在《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报》、《文艺争鸣》、《作家杂志》、《上海文学》、《山花》、《小说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小说、散文数十篇，并著有长篇小说一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文学豫军的主体精神图像

# 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中原突破”的精神内涵 / 001

第一节 告别地域写作 / 001

第二节 超越与误读:“民间”理念的得失 / 007

第三节 回到主体 / 021

**第二章** 周大新:坚硬的“单纯” / 038

**第三章** 刘庆邦:“谦恭”与“沉默”的修炼 / 056

**第四章** 李佩甫:卑贱的神圣之旅 / 073

**第五章** 阎连科:极端化写作的命运 / 099

**第六章** 刘震云:权力与人性的角逐 / 121

**第七章** 墨白:形式的伦理意义 / 158

**第八章** 李洱:反抒情的自我抒写 / 179

**结语** / 204

**主要参考书目文献** / 211

# 第一章 绪论："中原突破"的精神内涵

## 第一节 告别地域写作

试图对一个隶属于特殊群落的作家进行描述是有一定难度的，尤其是当它的命名与特定的地域相联系的时候。这本身就蕴含了一种危险的推断，其结论，大抵不脱"地缘美学"、"地域写作"之类的范畴，而在事实上很可能流于硬性、人为的论证操作。河南作家（又称"文学豫军"、"豫籍作家"）的情况有些类似。其间的不同在于，称谓中的"河南"乃是一个相对微弱的定语，它表明了一个出身地，一个童年或者青年时代曾经长期生活的环境，仅此而已，却也暗含了潜在而固执的限定性。豫籍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出身的；或者即使非土生土长，但由于上山下乡等原因，亦有着长时间的乡村经历。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乡村、风俗经常充当他们作品的故事背景与核心，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称之为叙述的历史先天性？但他们的小说在叙事风格❶

注释 ❶ 此处的叙事风格包括了语言、文体、叙述技巧等多个方面，但本书着重是从话语实践上考察的。

的层面却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状态。以此导致的故事/内容（相对统一）与风格/形式（千差万别）之间的不对称是很值得深思的。

就叙述风格而言，我们很难从“文学豫军”的创作中提炼出某种同质的美学，不单单是对李佩甫、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张宇、李洱，这些文坛公认的豫军领衔人物，“地缘美学”难以涵括；就杨东明、戴来、行者这些尚不甚出名但颇具潜力的作者而言，亦是如此。几乎每个豫籍作家都有他出奇制胜甚至怪异的看家本领，而诸多的叙述风格勾连出了一幅纷扬、散射的图式❶：没有一个结实的、分量足够的风格凝聚（所谓“河南风格”?），每个人都是散兵游勇，每个“声音”都义无反顾，仿佛有什么东西一直在他们身后追赶，他们想极力摆脱却又欲罢不能。很明显，“声音”上的诉求在此已化作了主体❷自我辨识的本能。我们看到，“声音”之间是相互提防、克制的。每种成型的“声音”都是对他人的一种规约，逼迫他寻找另外的发声可能。这从“文学豫军”的“代际转换”上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比如，20世纪60年代生的李洱和50年代生的李佩甫，其作品无论在取材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已俨然是两个世界了。联想到河南在中国地图上那封闭、居中的内陆位置（中原）以及“逐鹿中原”（“中心”的吸引力）的辉煌历史，上述四面出击的风格态势恰好与之形成了对比。

**注释**

❶ 这种图式乃是就各种叙述风格相互间的关系而言的，系类比、归纳后的结果。每一种风格都代表了一种写作的向度。

❷ 对于“主体”一词的详细界定，我将在随后的章节中给出。

在此，我提请大家注意这种对比，这中间存在着某种微妙、曲折却又是必然的关联，尽管关联的双方相距较远，且处于不同的思维层面。这种对比，连同前面所说的内容与形式间的不对称，构成了本书的论述起点。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原突破"较之"文学豫军"或"豫籍作家"的称谓更能切中这群写作人的精神实髓。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地域写作的话，那么，就风格抑或形式而言，所谓"河南"或者"中原"特色乃是通过一系列处心积虑的创作的"否定"（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来凸显自身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彻底的风格的分崩离折和"无名"。这种"无名"状与其说是拓展了地域写作的外延，不如说从一开始，它就与地域写作貌合神离。

1998 年，北京出版社推出了一套由丁帆先生主编的"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其中收录了阎连科的《欢乐家园》、周大新的《紫雾》。两者均为中短篇小说集。就丛书的名称来看，"地域文化"多少代表了读者乃至理论界对这两位豫籍作家的理解和定位。但有意思的是，阎连科、周大新在书的后记中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地域文化"的隔膜，阎连科说："所选作品，或许对地域文化还没有来得及梳理和思考"；周大新说："平时没有去对'地域文化'这个词的含义细作考察"。他们更注重和强调的是作品本身的个性，"地域文化"仅是一种顺带的关照：

> 一个作家以某一地域人们的生活为描写对象，他自然会涉及"地域文化"……但愿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能为诸位读者了解中原和南阳文化提供一点

帮助。❶

如何使地域文化进入作品，以什么样的形式进入作品，进入作品后地域文化承担作品中的什么角色……这些东西作家在创作之初有可能是不予考虑的……但它们的进入是有方式的，在作品所呈现的态势是有不同形色和味道的。❷

透过这委婉的表达，我们不难体察这样的意味：“地域写作”并非是他们主动的风格定位，自始至终，“地域文化”都是一个有待“进入”文本的异物，而并非安身立命的根基。至于“形色”和“味道”，两者皆为个性的标志，如何将“地域文化”这一异物消化，融入个性的色彩，使其成为个性的载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一种不乏功利色彩的攫取。而对于“地域文化”写作的首肯不过是作家应付评论导向时的一种礼节性的反应和事后的“追认”。

必须说明一点，我并不想彻底否认“地域文化”与“文学豫军”创作的关联，法国的文学史家丹纳曾把地域与种族、时代并列为决定文学特征的三大要素，是不无道理的。他强调了环境的制约性，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不能超脱世外，我们总能在其中找到某种对应与妥协。“文学豫军”也是如此。他们的作品展露了某些浓郁的中原特色，诸如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刘震云的

注释

❶ 周大新：《紫雾·后记》，第531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2月版。引文略有改动。

❷ 阎连科：《欢乐家园·后记》，第473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2月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延津系列，阎连科的"瑶沟系列"，等等。但是如果我们纯粹以"地域文化"的视角去观照豫军的写作，将在理论上陷入一叶蔽目的困境，而阻碍了我们对其创作进行更深刻的体察。和别的"地域文化"小说相比，所谓的中原风土是相对平淡的。它既没有留学生文学那样的异国情调，也没有类似云南、新疆的与众不同的民俗，甚至连萧红的《呼兰河传》也及不上。就猎奇的角度而言，"文学豫军"的创作是相对处于劣势的。虽然特殊的风土人情并非"地域文化"的全部，但无可否认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话说回来，豫军作品打动我们的，与其说是某种奇异的风俗，或者那苦难、灰暗的平原、村落，毋宁说是其间所展现的人性的挣扎、忍耐与煎熬。而这种人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超越了特定的地域。正像李佩甫在绵阳地里发掘的"在'败'中求生，'小'处求活"的阴柔坚忍的个性，已经成为农耕社会的性格典型，从中透露的是"由人际关系大网构成的中国社会独有的文化和特有的国情"（白烨语）❶。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地域文化"所能包容的。另外，就"地域文化"本身而言，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方法论的视角，而不具备价值判断的功能。它要求写作者沉下身来，以一种虚己、朴实的态度去贴近、展示和挖掘地方特色，这与"文学豫军"那迫切的个性追求和不无主观的写作是格格不入的。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地域文化"和"文学豫军"的创作就毫不沾边了呢？

我以为，"地域文化"对于"文学豫军"的切肤影响是在精神的层面，而并非仅是表面的内容呈现。换言之，中原的习俗和传统流淌在豫军的血液中，构成了他们的肉体、心智、神经以及

注释 ❶ 见李佩甫《羊的门》封底语，华夏出版社，1997年7月版。

道德观念。也正是由此，“地域文化”和前面提到的阎连科、周大新对个性的追求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深层的与地域、环境的曲折暗合是被排斥在大多数“地域文化”研究的视域之外的。一个遭冷落的盲点，而我们却可以从小说中潜在的对主体身份的建立和确认、情感模式的表达以及文学价值的旨归上清晰地感受出来。在很多时候，作家写的不是乡村，不是风俗，而是城市或者一个虚构出来的某地，诸如李洱、墨白的作品，但我们依旧能够从字里行间触摸到主体与他出生地之间那若有若无的感情脐带。这提示我们须将关注点从“地域文化”及其单纯的文本呈现转移到主体的范畴。既然用“地域文化”的方式无法驾驭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就不得不另谋他途。我曾在一篇名为《乡土理念的嬗变与持守：话语·价值·权力》的论文中分析了“文学豫军”在描写城市时所流露出来的共同的抵牾情绪，❶便可作为上述感情脐带存在的证明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篇论文引起了一位河南作者的不满，❷他认为我语含轻蔑，确切说是对农民的轻蔑。然而有趣的是，由于他反驳的根基是建立在对我，一个具有“城市身份”的论者的奢华生活的猜测上，其言辞的偏激恰恰反证了上述抵牾情绪的真实不虚。由此也提醒我，自己似乎撞入了一个敏感的区域，对“文学豫军”应该作更为全面、细致的考察，而不是轻易地去作价值判断。但有一点却坚定了下来，即对豫籍作家的创作分析必须结合主体的身份确立和形象塑造，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将尽量使用描述与还原的手法来呈现它。

如果依照这个角度深入下去，我们无疑会拓出“地域文化”

注释

❶ 载《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第53页。

❷ 参见孙青瑜等：《批评与争鸣·关于“两仪文舍”》，载《上海文学》，2005年第4期，第111页。

的视野，而走进一个文本、主体、地域、历史交融互动的批评领域。我试图勾勒一幅自我的立体图像，发掘一种特殊的人格、精神的地理构成。它通过写作（叙事）实现自身，换句话说，叙事是"我"得以成为"我"的方式。正像刘晓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所讲述的那样：

> 叙事中的遭遇是依照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意愿编织起来的。❶

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折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❷

## 第二节 超越与误读："民间"理念的得失

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由陈思和先生提出的"民间"

注释

❶ 刘晓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第9页，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版。引文中的着重号系笔者所加。在此书中，刘小枫的基本思路是将叙事视为主体抒情的通道，以此来探讨叙事的个性与伦理。

❷ 刘晓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第7页，华夏出版社，2004年1月版。

理念无疑是最具有活力的话语之一。尽管有人指责它内涵朦胧含混，概念上边界不清，❶但必须承认，正是这种“毛茸茸”的包蕴性和跨界命名的品质激发了批判的想象力，在正宗的“思想评论”之外，另辟了一条审美评价的蹊径。文学研究究竟要研究什么？文学批评应该专注什么？是在挖掘、提炼了文本内的思想，判断了其等级优劣后就一劳永逸呢，还是以一种低飞、贴近的姿态去还原文学的立体，倾听文学内部的声音？在“民间”理念的背后隐含着这样的潜台词：文学史不是思想史，文本亦不等同于思想材料，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学中反映的心的波动。而人的情感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如果说“民间”理念中有什么“反动”倾向的话，那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审美意识形态的警觉和抵触。陈先生认为：“本世纪以来，学术文化裂为三分天下：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于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❷即所谓“庙堂”、“广场”和“民间”。这一区分，无论在思想界还是文学界，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我们从中可以触摸到一部分“民间”理论赖以产生的千丝万缕的语境。不难发觉，“民间”是作为“庙堂”

注释

❶ 诸如，汤拥华在《批评理论：在阐释与评价之间——以“民间”、“身体”、“否定”三种批评理论为例》一文中指出，“民间理论在一些关键词的处理上，存在着内涵模糊的弊病……它将艺术起源论、艺术价值论以及艺术风格论杂糅在了一起。不少试图对民间理论进行置疑的学者都有这样的苦恼，‘民间’实在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概念，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概念的含混引起的。”

❷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收录于《新文学整体观》，第11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的对立面，确切地说，是一种可与之相抗衡的力量被提出来的，它与"民间"一词本身所烙刻的"民反官"的深远的历史记忆暗合了。就构建一种新型的批评话语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妙的继承，尽管"民间"对它的发扬光大是在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向度。我以为，那是一种曲折而韧性的审美的对抗。联想起政治高压时期那些干巴巴的政治宣传品，"民间"提供的应该是一种救赎的力量，它让文学回归审美的自觉而免遭权力话语的肢解。一种久违的对文学本身的体恤和眷顾，就这样从"民间"理念中流露出来。

当然，把"民间"从政治权力话语的挤压中分离出来并予以正名还只是理论构建的第一步，就理论整体而言，这相对属于不甚"新鲜"的一部分；"民间"的活力或曰锋芒是在与启蒙的关系中展开的，这也是围绕"民间"所展开的争议的焦点。●就此，我们不妨来看看陈先生本人对"民间"一词的界定：

> 1. 它（指民间）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总是在一定的限度内被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正

**注释**

● 诸如，李新宇在《泥淖面前的误导》（见《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一文中曾就民间理念的"反动"倾向而"大声疾呼"："90年代文学向民间的进军是与反知识分子的倾向同步的。伴随着权威意识、市场原则和大众对精英话语的挤迫，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进行自我否定。这种否定无论从什么基点出发，都是与世俗化、民间化或者大众化的倡导紧密连在一起的。"

是这种状况深刻的说明。但它毕竟是属于"被统治"的范畴，它有着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2. 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里，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所以民间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表。3. 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因而要对它作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❶

这是一段常常遭致歧解和非议的话。陈先生显然不愿意把"民间"这个概念坐实，他尽量不去触及"民间"的内核，而通过某种外延的关系勾勒（与国家权力）和总体的特征描述（"藏污纳垢"）来彰显"民间"的轮廓（也仅是轮廓而已）。这种小心翼翼的笔法与其说是在阐释某个概念，不如说更像是在曲折地表达个人的审美寄寓，而"民间"就是这一寄寓的载体。我这样讲没有任何褒贬之意，在我看来，这种表达并不意味着提出者有意要含糊其辞，原因实在是有别样的良苦用心。这在下文会详细说明。显然，这里的"民间"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它与西方学者所表述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或者"公共空间"

注释 ❶ 陈思和：《新文学整体观》，第12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